



漢書門
九四〇七
六一六
冊架函號類

九四〇七
六一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1)
函號	298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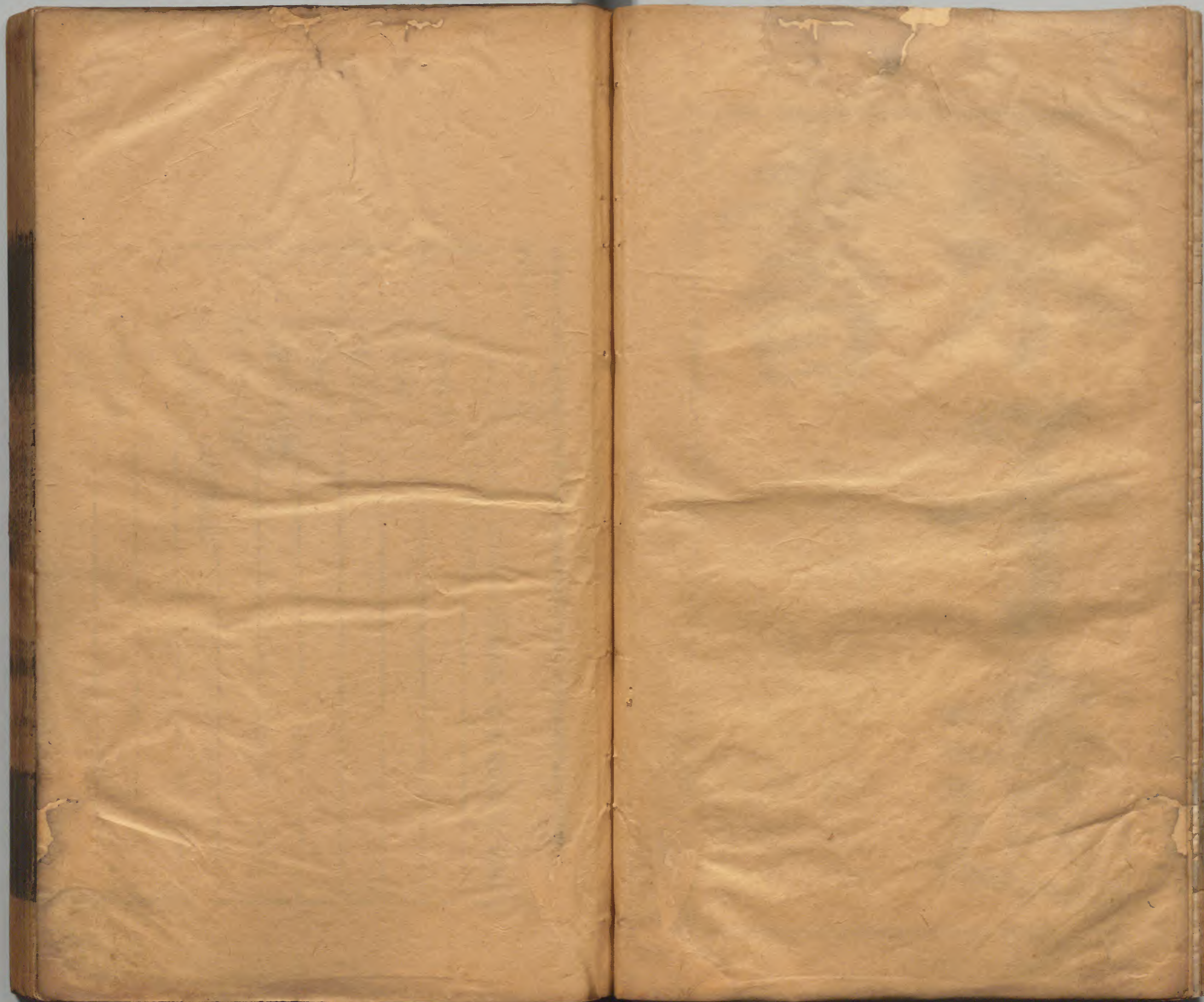
儒家四

298-276



朱子遺書

御示以呂氏寶譜
重刻出麓洞原本



朱子遺書目錄

淺草文庫

近息錄

坊本多從周公恕分類割裂舛錯盡失其舊
今依原本訂正

延平答問

雜學辨

中庸輯略

論孟或問

伊雜淵源錄

謝上蔡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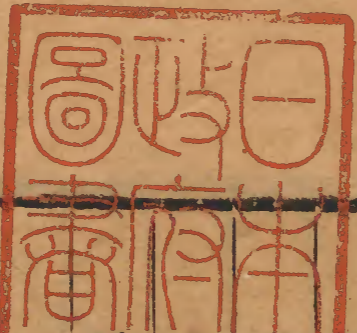
論孟集義 以下嗣出

小學

易學啓蒙

詩序辨

朱子遺書目錄



儀禮經傳通解 附楊氏儀禮圖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近思錄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

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息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近思錄卷之一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
道仁義
中正而
已矣而主靜無欲
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

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

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

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

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

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

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

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

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而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息天下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

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

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

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

後已與人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

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

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

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

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于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

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

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 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

中夜以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

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

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

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息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

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何有以有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
 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
 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
 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
 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
 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
 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
 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

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

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

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

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

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亾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息而

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息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文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

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息過半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

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下同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

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習重習也時復息釋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

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

實修業處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

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

熟也須從這裏過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

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
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
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淡
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淡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
得也

視聽息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

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

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弘之道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
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
得幾時子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
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
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
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
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

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
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
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
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
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
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
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息然後可與適道息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

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患何慮

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

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

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

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息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

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

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

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息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

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又作硬惡曰：戲言出於息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息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

訂頑曰：西銘硬惡曰：東銘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橫渠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息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

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
肯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
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
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
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
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
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
定。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
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

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

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橫渠論
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

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
說下同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

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語錄
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旣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
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剗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

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
 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
 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
 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
 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
 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
 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

物約見勞形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息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息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息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

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息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

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

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息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

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

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

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

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

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

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

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

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

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

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

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息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

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息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

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息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學者先要會疑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

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患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

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息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息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

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

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

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

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

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

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

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

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

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

有益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

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

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

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

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

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

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淡求玩味將來涵

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

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

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

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息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息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

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

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俛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

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

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

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

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

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
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
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
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
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
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

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
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
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
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
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
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
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

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

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

事述以經別傳之真偽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或敗然後却看有

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

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

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

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

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

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

若昇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

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
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

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

何由見詩人之志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

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

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息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息不起但

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

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近息錄卷之三

近息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

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

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

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

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

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願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
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
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
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
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
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

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
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
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
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
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
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
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
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
形象有人習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
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
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
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
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
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
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
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
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
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則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
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等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
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
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
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
直內是本尹彥明日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
不得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
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
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息則是絕聖
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
在此萬物畢炤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炤人心不能不
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
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
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
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
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

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息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息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息也既息卽是已發

息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

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

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躬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息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按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

徇欲爲淡耻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録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

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

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

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

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

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

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

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

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

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

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

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

光明易說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
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
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
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
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
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
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
淡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
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
明通聖也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

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
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息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
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
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
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

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
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
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
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
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
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
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
正之道為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
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
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

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方悅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

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

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

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息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一本

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雷在心習爲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

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

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

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

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

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

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息叔詬訾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息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

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

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

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
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
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
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
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
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
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
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

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
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
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
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
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
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
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
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

近思錄卷之六
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即
義理常勝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
為已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
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
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
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和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
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
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

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蝶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

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婦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

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

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

外書
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處，或乳母

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息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煥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

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

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

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

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

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

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

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

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淡息此言誠是不

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

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

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

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遠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淡戒而聖入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躔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

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淺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漂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忤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

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
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
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息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
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
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
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

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
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
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
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
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
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

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

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良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淡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賞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

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

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

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

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

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

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

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

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

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特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

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

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陰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勞。孟子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

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
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
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近息錄卷之七

近息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
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
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通書淡哉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
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
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

者崎嶇反側于曲運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

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夫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

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
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
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
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
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
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
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
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
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

忿疾之心則無淡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淡弊未去而近
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秦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
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
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
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
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
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
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
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

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旣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滄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

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淺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常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

天下遺書下同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

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
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
其所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
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
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
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
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
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
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
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
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
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
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
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
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
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
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
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
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
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
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
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
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
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
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
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
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
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

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
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
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
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
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
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
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
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
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
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
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
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
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
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

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畱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

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

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

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

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足別人便月朔必薦新薦後

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

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

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禴之時也忘日

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

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

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

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

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

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

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

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
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
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
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
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駢屬之
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
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
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
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
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

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
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
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
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
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
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近思錄卷九
六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

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日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近息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
 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
 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息存誠觀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息慮待至上前
 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頤欲公
 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
 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
 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
 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

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

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

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

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于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浚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浚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

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諛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

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溘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旣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

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經說

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

軻於樊
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概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

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

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

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入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

甲為則乙為

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

媿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

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

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炤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
為先人之幼也知息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
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
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

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
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
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息矣
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
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
之下者勉息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
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
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
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

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讀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蕡善治水利後累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
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
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淺徹反將理低看

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

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
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息之息而
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
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
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
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
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
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
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

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

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

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
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

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

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

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

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

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

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

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

而不在復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

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

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

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

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

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

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

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

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

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

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

則艱蹇忿戾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

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繇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

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

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

人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

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

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

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

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雷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

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

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

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

中初無忤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十二

近思錄卷十二

四

此條論及人亦存即人附不為教一亦此也
子亦以善善而信信則之動善以信人善亦
道不為也則善也
無知者信其善也
此條論及人亦存即人附不為教一亦此也
子亦以善善而信信則之動善以信人善亦
道不為也則善也
無知者信其善也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
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
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
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
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
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
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
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
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
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
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
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土起意思奈
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
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
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
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
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尊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
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
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
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
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
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
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
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
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
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若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息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以不明

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
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
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
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
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
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
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
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
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
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

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

醇乎醇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留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換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洞然徹視無間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淡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



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
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外書
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
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
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而背樂易
多怨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
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

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
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
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
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
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
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
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
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

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
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
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漢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

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
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

